

陳淮的書畫收藏與嘉慶皇帝的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

何炎泉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提 要

清宮書畫收藏向來以乾隆朝為關注焦點，嘉慶內府長期受到忽視。成書於嘉慶廿一年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除了補遺外，也增加嘉慶內府的新藏品，計收入二千餘件，對於嘉慶皇帝的收藏事業有比較全面的介紹。嘉慶皇帝即位後，首先革除陳淮江西巡撫之職，接著在四年正月查辦和珅，同一年又對已過世的畢沅清算，三人家產都被抄家沒收，其中又以畢沅的抄家最有斬獲。三編中所見書畫精品除畢沅、畢瀧兄弟，陳淮與和珅的收藏也很重要。畢家收藏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和珅受限於資料不足，陳淮雖有材料，卻乏人問津，成為清代收藏史的一個缺憾。本文將重心放置於陳淮的書畫收藏上，重新建構陳氏家族的收藏輪廓，發現陳淮與畢氏兄弟在當時堪稱收藏界翹楚，皆為乾隆後期的民間收藏主力。透過此研究，除了釐清嘉慶內府收藏的來源外，也可重新檢視陳氏家族的書畫收藏貢獻與地位，藉以填補此段收藏史上之空白。

關鍵詞：清仁宗、嘉慶皇帝、陳淮、石渠寶笈、秘殿珠林、書畫收藏

前 言

乾隆皇帝（1736-1795 在位）本人醉心於書畫收藏與鑑賞活動，可謂歷代帝王之最，加上有系統地編纂內府收藏目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編，完整地將內府收藏概況紀錄下來，提供詳實的第一手文獻資料，種種客觀條件都讓乾隆皇帝成為研究的最佳人選，這也造成清宮書畫收藏史的研究長期以來都以乾隆朝為中心。

當大家的目光集中於乾隆皇帝身上時，嘉慶時期（1796-1820）所增加的內府收藏卻遲遲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殊為可惜。事實上，除了《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的初、續編外，三編也是書畫收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三編是嘉慶時期所編，嘉慶皇帝在序中提到：「自癸丑（1793）至丙子（1816）二十三年，恭檢四朝宸翰前編、續編所未載入者，又得千餘件……而臣工所進及舊編闕略者，積成二千餘件，允宜蒼輯三編。」僅為期一年四個月便完成三編的編纂，即使面對乾隆朝的豐富收藏，他仍有自信地認為三編中的新收藏「可稱富有」。¹ 三編中除了補遺之外，更增列內府新增的收藏，計收入兩千餘件歷代書畫作品。² 就藏品數量與嘉慶皇帝所處的時間位置而言，對於清朝的書畫收藏大業絕非毫無貢獻，反而有集大成的歷史意義，大清皇室收藏可以說是完備於嘉慶皇帝手上。以往過度偏重乾隆皇帝研究的學術風氣，確實導致了嘉慶皇帝的書畫收藏長期遭到忽視，使得大家對於清宮書畫收藏史的認知有所偏頗。

過去並無針對嘉慶皇帝書畫收藏的專論出現，但有部份文章牽涉到嘉慶朝的內府收藏，其中以畢沅（1730-1779）與畢瀧（1733-1797）的研究最多。有關畢沅的部份，可以參考陳雅飛近年來的研究，所發表的數篇專論分別從其生平、交友、收藏與學術活動等著手，清楚刻劃出畢沅的生平與收藏事業的輪廓，凸顯出其鑑賞品味與收藏地位。³ 陳雅飛主要從傳世書畫作品及題跋來研究畢氏兄弟，侯米玲則

1 清仁宗，〈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序〉，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頁1。

2 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4期（2009），頁94-100。

3 莫家良，〈畢沅幕府書蹟管窺〉，《書法叢刊》，2011年4期，頁66-85；陳雅飛，〈畢沅、畢瀧家世生平考〉，《歷史檔案》，2011年3期，頁51-59；陳雅飛，〈畢沅書畫收藏芻議（上、下）〉，《榮寶齋》，2011年5、7期，頁220-233、224-235；陳雅飛，〈太倉藏家畢瀧初探（上、下）〉，《收藏家》，2011年2、3期，頁19-27、25-32；陳雅飛，〈科場·幕府·經訓堂——畢沅與王文治的翰墨緣（上、下）〉，《典藏古美術》，2011年223、224期，頁186-193、244-253。

是倚重書畫相關著錄，全面地清查文獻中畢沅與畢瀧的書畫收藏。⁴ 陳、侯兩人的研究可以說大致上將畢沅、畢瀧的重要藏品與鑑藏活動脈絡確立下來，填補了部份乾隆、嘉慶時期的民間收藏史空白。藝術史上著名的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北京故宮藏）、董源〈瀟湘圖〉（北京故宮藏）與王羲之〈定武蘭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都是畢氏兄弟的舊藏，反映他們對書畫鑑賞的功力與品味。⁵

嘉慶四年（1799），也就是畢沅歿後兩年，畢沅因罪而被嘉慶皇帝革職抄家，兄弟二人書畫收藏因而進入大清內府。這一劫難使得畢氏收藏從此深藏清宮而不為世人所知，加上學界研究乾隆皇帝的偏好，都導致畢沅、畢瀧在書畫收藏史的研究很晚才受到重視，其歷史地位也大大地被低估。除了上述所舉數例書畫名品外，《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三編著錄中，的確可以發現很多精品都是來自畢家舊藏，顯示出這批抄來的書畫珍品在嘉慶內府收藏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

畢氏兄弟的收藏固然重要，但是並非嘉慶皇帝唯一的收藏來源。朱方增（？-1830）曾參與《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的編纂工作，因此對於當時的內府收藏十分熟悉，他曾提到：「內府書畫中，有楊少師凝式〈神仙起居注〉真蹟，係大學士和珅（1750-1799）籍沒之物。其他精品，半屬湖廣總督畢沅、江西巡撫陳淮（1731-1810）所藏。」⁶ 清楚指出，嘉慶朝書畫收藏中的精品有大半從畢、陳兩家所抄來。如同畢氏兄弟一樣，陳淮在收藏史上的地位也因抄家而石沉大海，完全被世人所遺忘。

嘉慶元年（1796），時任江西巡撫的陳淮，首先遭到撤職查辦，所藏書畫作品則是被沒入內府。嘉慶四年正月，乾隆皇帝駕崩，嘉慶皇帝隨即展開對其父親寵臣和珅的清算，最後賜死並抄家，和珅全數家產也同樣遭到沒收。不過，目前流傳的和珅抄家目錄中並未見到書畫作品，⁷ 加上傳世作品中似乎也未見到和珅鑑藏印的蹤影，因此和珅的書畫收藏狀況仍舊相當不清楚。⁸

陳淮的書畫收藏尚未見到深入的相關研究，不過傳世書畫中不乏鈐有其收藏印

4 侯米玲，〈畢沅與畢瀧的書畫船〉，《史物論壇》，2011年13期，頁25-63。

5 徐邦達，〈《清明上河圖》的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藏寶錄》（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123-128。

6 （清）朱方增，《求聞過齋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卷3，〈校勘書畫偶成〉，頁39。

7 鞠九江、周益，〈和珅抄家清單驚現江蘇〉，2007年12期，頁59-61；程耀明，〈清季權臣和珅被抄家產初探〉，《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1期，頁18-23、37；（清）薛叔耘，《庸庵筆記》（上海：掃葉山房書局，1926），卷3，〈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頁9-16。

8 此課題儘管相當值得研究，然受限於資料不足目前並無任何研究成果。

記，加上相關書畫著錄，確實可以將陳淮的收藏描繪出大致的輪廓，稍稍填補乾隆後期民間收藏史上的空闕，同時也可以增進對嘉慶朝內府書畫收藏來源之認識。

一、生平與家世

陳淮，字望之，號葯洲，⁹河南歸德府商邱人，以浩然堂命其齋號。乾隆十八年（1753）拔貢，捐貲候選知府，二十六年（1761），授廉州府知府，四十七年七月，擢安徽按察使，旋因在浙江鹽法道任內，為陳輝祖（？-1783）貪贖案欺飾徇隱，革職往河南河工效力贖罪。四十九年，補授山東青州知府，五十一年，由甘肅按察使遷任湖北布政使，至五十六年擢貴州巡撫，五十七年，改任江西巡撫。著有《陳望之先生詩冊》。

陳淮為陳履中（1693-1769）長子。陳履中，字執夫，號雁橋，為陳宗石（1644-1720）之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舉人，官工部員外郎，擢廣西道御史，掌山西道事，出為甘肅糧道，與上官不合，罷官歸林。居家二十年，閉門著述，有《四書直解》、《孟子論文》、《神州山水志》、《宋州人物志》、《河套志》、《雁橋詩鈔》等。

陳宗石，字子萬，號富園，宜興人。祖父是萬曆進士東林黨魁陳于廷（1566-1635），父親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陳貞慧（1604-1656），長兄為明末清初詞壇第一人，陽羨詞派領袖陳維崧（1625-1682）。維崧當時與吳偉業（1609-1671）、冒襄（1611-1693）、龔鼎孳（1615-1673）、姜宸英（1628-1699）、王士禛（1634-1711）等文人來往，與朱彝尊（1629-1709）尤為接近，¹⁰五十四歲時參與修纂《明史》。排行第四的陳宗石與長兄維崧才名相埒，一時名流相互唱和，著有《疆善堂臆說》。

陳貞慧，字定生，江蘇宜興人。明代萬曆間廩生，與冒襄、侯方域（1618-1654）、方以智（1611-1671）並稱明末四公子，因與復社名士吳應箕（1594-1645）等草〈留都防亂揭〉攻擊阮大鍼（1587-1646）而名振一時，後大鍼陷陳貞慧入獄。一直到阮大鍼敗，始脫歸。明亡後隱居不出，足不入城者十餘年，所著表揚抗清人物之散文情深悲痛，後人輯刻為《陳處士遺書》。

9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嶽雪樓本〈十七帖〉附有〈葯洲勘書圖〉，可知其號為「葯洲」。

10 咖啡，〈清初詩人陳宗石〉，《咖啡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a91f7b72010187jz.html（檢索日期：2014年1月7日）。

患難之交的陳貞慧與侯方域，於順治二年（1645）為兩歲的陳宗石與侯方域三歲的女兒許下婚約。順治十四年，陳宗石在兄長維崧陪同下前往商邱投親，後入贅於侯府，遂為商邱人。他曾拜雪苑六子中的徐鄰唐（1611-1679）為師，後中康熙年間進士，因平三藩運餉有功，擢安平（今屬河北）知縣，曾主修《安平縣志》。後擢戶部主事，逾年告歸鄉里。

商邱陳氏雖然在嘉慶時遭到抄家，然而整個家族基本上自清初到民國都依舊經久不衰，一直為商邱七大戶之首，目前陳宗石故居則是商邱古城現存規模最大的名人故居。近代與商邱陳氏有姻親關係的名人有袁世凱（1859-1916）與民初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1898-1982），袁世凱叔公袁甲三的夫人為陳宗石的五世孫女，而張伯駒則為袁世凱表姪，兩人小時都曾寄居過陳氏家中。¹¹

不僅出身於商邱官宦世家，陳淮更是復社名士陳貞慧與侯方域之曾孫，加上陳、侯兩家鼎盛文風的薰陶，無論在物質上或是精神上都能提供陳淮豐厚的條件，為他日後的收藏事業與不俗鑑賞眼光奠定深厚的基礎。

儘管陳淮精於藝術鑑賞，文采見識同樣不凡，然其為人卻頗受爭議，清朝宗室昭槿（1776-1833）《嘯亭雜錄》：

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甯為巡撫，陳望之淮為布政，三人朋比為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為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囊以贈，然後得免。時人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之語。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虫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陳為初頤園所劾罷，惟福甯尚列仕版，人皆恨之。¹²

指出乾隆末年時，畢沅為湖廣總督，福甯（？-1814）為湖北巡撫，陳淮為湖北布政使，這三人不但朋比為奸，還官官相護，千方百計貪污斂財，惡形惡狀分別被百姓比喻為蝙蝠、狼虎與鼠蠹，最後甚至還引起教匪之變。陳淮更是三人中之最，不僅僅被比擬為老鼠與蠹蟲，更被謔稱為貪婪殘酷的「陳老虎」：

江西巡撫陳淮，性最貪婪，又信任南昌令徐午，人爭怨之，其民謠云：「江

11 咖啡，〈清初詩人陳宗石〉。

12（清）昭槿，《嘯亭雜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卷10，〈湖北謠〉，頁710。

西地方苦，遇見陳老虎。大縣要三千，小縣一千五。過付是何人，首縣名徐午。」公即並其謠劾之，陳為之罷官。¹³

民間歌謠中的陳淮顯然是個貪婪成性的官吏，他當時還透過徐午向各縣收取三千到一千五百兩的保護費。徐午，字耀亭，號芝田，江蘇揚州人，一說歙縣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舉人，善於畫山水，著有《畊硯田齋筆記》。

根據嘉慶二年的敕諭，陳淮跟徐午兩人被指控利用調動官員職務來收取賄款，事後兩人一同分贓，引起怨聲載道，此劣跡同時也被編入當時民間所傳唱的歌謠中，而有「中缺八千、大缺一萬五」之說法。案發之後居然查無實證，蘇凌阿（1717-1799）等人認定陳淮「僅以與首縣評論字畫，忘分結納，將陳淮、徐午均擬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後來又加入軍機大臣的意見，認為「陳淮雖訊無別項劣跡，但罔顧大體，殊屬卑鄙，僅發新疆，不足蔽辜，應令罰繳巡撫養廉五年示儆」。但是嘉慶皇帝顯然不認為陳淮的罪名只是民眾生謠，因此又將罰款再加一倍。最終，陳淮則是遭受革職、發配新疆並罰十年養廉銀。¹⁴

根據伍拉納（1739-1795）次子舒敦的記載，陳淮是被初彭齡（？-1825）上奏所彈劾，事由來自山東官吏與鄉親口中的「風聞」，最後使得「陳淮至抄家革職，罰銀十萬，無力完繳，遂發伊犁四年」。¹⁵ 陳淮被罰五年的養廉銀總數是十萬兩，

13 (清) 昭槤，《嘯亭雜錄》，卷 10，〈嘉慶初年督撫〉，頁 720。

14 「敕諭。此案初彭齡參奏陳淮摺內所稱，歌詞有中缺八千、大缺一萬五之語，自非無因，隨命蘇凌阿等查審具奏。昨據奏審訊陳淮，信用首縣徐午，任其倚勢驕縱，以致人皆嫌怨，編造歌詞。而於婪賄營私等事，並無確據。僅以與首縣評論字畫，忘分結納，將陳淮、徐午均擬發往新疆效力贖罪。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擬具奏，以陳淮雖訊無別項劣蹟，但罔顧大體，殊屬卑鄙，僅發新疆，不足蔽辜，應令罰繳巡撫養廉五年示儆。陳淮係棄瑕錄用之員，經朕加恩復用至封疆，如果潔已奉公，為屬員表率。何至不孚輿論，竟有傳播歌謠，致招物議。今雖查訊尚無實在確據，然人言籍籍，豈盡無因。且與受同罪，此時自不肯盡行吐露。朕不為已甚，是以不復深究。且現當辦理軍務之際，朕宵旰勤勞，亦不暇親加鞫訊。否則將此案提解來京，再行廷鞠，又何難水落石出耶！各省巡撫所得養廉，本屬優厚，今陳淮既有此等卑鄙情事，僅罰繳養廉五年，尚不足示懲。陳淮除已革職照擬發往新疆效力贖罪外，著照軍機大臣等所議罰繳養廉五年之處，再加一倍罰出，令該督撫即行勒令完繳。此朕於懲創之中，仍寓不為已甚之意，餘著照擬完結。此後各省督撫，皆當激發天良，勉矢清白，砥礪廉隅，正己率屬，無負朕教誡矜全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清) 慶桂、董誥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19)》，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 27，頁 1029-1030)，卷 1496，〈嘉慶二年丁巳春正月甲子〉。

15 「初之朴，亦山東人，其始元朝色目也。作江西糧道，與巡撫陳淮不睦，遂告病歸。其子彭齡，後以御史試差，路經山東，據鄉親典史之言，風聞入奏，陳淮至抄家革職，罰銀十萬，無力完繳，遂發伊犁四年。至嘉慶親政，始赦回。初彭齡者，寓險詐于正直之小人也。」(清) 舒敦於嘉慶初年寫的《批本《隨園詩話》批語》，附在《隨園詩話》全書後，顧學頤認為評語出自舒敦之手。詳見(清) 袁枚、顧學頤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頁 875。

除了因無力上繳被發配新疆伊犁外，這裡還提到抄家之事，解釋了嘉慶朝內府中陳淮舊藏書畫之由來。陳淮書畫藏品中僅有嘉慶內府的鑑藏寶璽，應該就是抄家所得之作品，不過可以發現有部份作品鈐有乾隆鑑藏寶璽，推測應為抄家前由陳淮所進貢（表一）。

現存文獻中保留不少陳淮上貢的紀錄。乾隆五十九年，任江西巡撫的陳淮進貢玉器、古玩等二十八種。¹⁶ 他還曾經貢過「天書煥彩」五色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青圭墨上款書：「江西巡撫臣陳淮恭進」，形制精美。

除了進獻之外，鈐有乾隆鑑藏寶璽的陳淮舊藏書畫也有可能從抄家所得，因為陳淮早在乾隆年間已經被抄過一次家。乾隆四十七年，閩浙總督兼浙江巡撫陳祖輝抽換侵盜王亶望查抄錢物一案，陳淮被陳祖輝供出曾幫其「代辦金如意等物」，¹⁷ 且陳祖輝抽換王亶望（?-1781）案查抄物品中的字畫時，也邀陳淮一同觀賞，顯然十分倚重他在書畫上的鑑賞能力。¹⁸ 陳淮參與弊案且隱匿實情不報的結果，就是遭到革職抄家並發豫省河工效力。¹⁹ 不過，此次對於陳淮家產的查抄究竟徹不徹底，或是包含哪些書畫作品並不清楚？

二、交遊與鑑賞

論及清代的書畫鑑賞史，很少人直接提及書法家王文治（1730-1802），然而他卻是乾隆朝相當活躍且重要的鑑賞家，本身也喜好收藏。王文治，字禹卿，號夢

16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臺北：雲龍出版社，2003），頁435。

1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冊11，頁494。

18 「又諭。浙省偷換王亶望抄產一案，前經傳旨訊問陳淮，據陳淮覆奏稱抽匿抵換情弊，未經涉手。無由指出，是以降旨僅將陳淮革職，發往河工效力。茲據阿桂等奏，陳輝祖取看字畫時，曾留陳淮在署便飯，檢出同看等語。是陳淮商同匿換，已屬知情，從前傳旨詢問，又匿不供吐，明係有心欺飾。著傳諭李世傑、薩載、富躬，即將陳淮原籍任所貲財家產，一併嚴密查抄。並著傳諭李世傑，即將阿桂等所奏情節，如何商同陳輝祖抽換之處，傳旨詢問陳淮。此時如能據實供吐，尚可格外寬宥，若始終執迷，則其欺隱之罪更重。李世傑訊明後，即一面錄供具奏，一面派員解往浙省，交阿桂等歸案審辦。又阿桂等摺內，稱陳輝祖所看字畫，俱係高模經手，顯有通同舞弊情事等語，已降旨將高模革職拏問。著傳諭孫士毅，即速往高模原籍，將該犯貲產查抄入官，毋任絲毫隱匿。」（清）慶桂、董誥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15）》，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23，頁656），卷1167，〈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十月壬辰〉。

19 「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世傑奏，前往商邱縣查封陳淮家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陳淮於陳輝祖偷換王亶望金兩一事，知情徇隱，罪有應得，其家產自應查封。」（清）慶桂、董誥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15）》，卷1168，〈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十一月己亥〉，頁665。又於「楊仁譽明知陳輝祖抽換等弊，又將估定印冊，擅自刪改，並私行侵用官物……陳淮前經降旨，與李封發往河工効力。」引自（清）慶桂、董誥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15）》，卷1170，〈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十二月甲子〉，頁687-688。

樓，江蘇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授編修，擢侍讀，官至雲南臨安知府。工詩詞，著有《夢樓詩集》等。

王文治早在京官時期就與陳淮、陳濂兩兄弟交往密切，後來又成為陳濂三公子的岳父。由於陳淮與王文治兩人皆好書畫收藏且精於鑑賞，因此兩人交誼也就日漸深入。

乾隆四十四年（1779），王文治客杭州時，經常與任浙江道台的陳淮討論古今法書名畫，「或各出所藏，更相質難」。對於陳淮，王文治提到：「余閱世五十載，或交當代之賢人君子，不一而足，精鑒如公，未之遇也！」²⁰十分推崇陳淮的鑑賞功力。某日，陳淮提及生平尚未見過唐人小楷，文治曰：「余謂虞、褚之蹟，世不多有，若唐經生書，則余家有之。」²¹隨即派人回江蘇丹徒老家攜至杭州。此作為王文治在乾隆三十九年所收之〈唐人書四分律〉卷，隔年還與畢沅、嚴長明（1731-1787）等人於北京一同欣賞，當天畢沅也攜來唐人臨〈瞻近〉、〈蜀人〉帖同觀。陳淮見到此卷後便將之帶回，經過王文治幾番索討亦不肯歸還，於是王文治不得已只

20（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上海：廣智書局，1949），卷3，〈唐人書律藏經真蹟〉，頁12-14；王文治的原跋文如下：「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有持此卷求售者，以為趙榮祿蹟，余心知其為唐人書，亟購之。何以知其唐人也？余向於座主大司寇秦公處，得觀〈靈飛經〉真蹟，即董文敏所鑒定為鍾紹京書者也。嗣於鄭君琰處，觀蜀相王鑑書〈法華經〉，經舊藏成都古塔中，塔圯而經見，見者各分裂持去。鄭君時官蜀，故分得十數頁，同時有顧助教鎮，亦得之，余有詩紀其事，編《丁香館集》。此卷書格在〈靈飛〉之下，而迥出〈法華〉之上，其神采氣韻，則與二帖大略相同，故斷其為唐人也。董文敏嘗謂：書家品韻，可望而知。余最服膺其言，蓋所謂真鑒者，不藉史書雜錄之考據，不倚紙、絹、印章之証助，專求品韻，自得於意言之外。及証之考訂之家，瘁心勞力，辨析于僻書、秘記、紙色、墨色之間者，究未嘗不合，時或過之。余之持此論也久矣。己亥，余客杭州將一載，葑洲陳公與余弱冠時為同年友，繼又重以姻親，所謂交且舊者，莫踰於此。去年以轉運自閩移浙，暇日相與過從，論定古今法書名畫，或各出所藏，更相質難。公之鑒定書畫，確有特識，非徒求之於形貌間者。余閱世五十載，獲交當代之賢人君子，不一而足，精鑒如公，未之遇也。一日，公自言生平見法書甚多，特未見唐人小楷，余謂虞褚之蹟，世不多有，若唐經生書，則余家有之。公驚喜，必欲一觀，因遣信自京口取至。公一見攜之而去，索之則不肯出矣。先是余與公約，此卷甚長，公如見愛，可割半相贈。至是公欲全得之，以為一加割截恐離之，則兩傷也。余於書畫，煙雲過眼，曾不悵情去留，然深懼此卷去，而臨池無所仿效，老年書法將日益退，未免生桑下之戀。一日，公忽遣使持此卷及書來，書曰：唐人真蹟，古趣盎然，令人心醉，屢欲攫取，於義不可，謹奉還，幸勿示他人也。書畫本韻事，其間直道存焉，人品係焉，某今兩得之。余思古來收藏家，往往不免有巧偷豪奪之病，賢如蔡君謨，尚有商於六里之說，況其他乎？發書披卷，深服公克己之學，度越古人萬萬矣。亟命工割截為二，上之於公，以踐前約。兩卷之首皆有『尔時世尊在王舍城』，一說淫戒，一說盜戒。若本來應本（點去）分兩分者，他日兩家子孫各收其一，使知吾二老之交情氣誼如此，自是佳話，且為千古收藏家增一重公案也。卷末嚴道甫侍讀跋并以奉，公跋中所謂畢中丞藏唐臨右軍〈瞻近〉、〈蜀人〉二帖，曾持與此書反覆比較，味其品韻，亦是一家眷屬，故附識之。道甫號善鑒，專以考據精博為事，又非余之所能及也。乾隆四十四年歲在己亥冬十月旬有二，丹徒王文治。」圖片見史樹青，〈清嚴長明王文治諸家跋唐人寫經卷〉，《收藏家》，1997年3期，頁22-23。

21（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卷3，〈唐人書律藏經真蹟〉，頁13。

好建議一人分藏一半。後來陳淮終於良心發現，派人將此寫經送回，隨信坦承自己確實「屢欲攫取」，但是深覺「於義不可」，同時希望王文治不要到處宣揚此事。陳淮對於王文治這位好友可說是坦承相對，絲毫沒有一點虛假造作，完全將自己貪婪的渴望展露出來。王文治顯然也將陳淮視為最知心的摯友，他說：「葯洲陳公與余弱冠時為同年友，繼又重以姻親，所謂交且舊者，莫踰於此！」²² 對於陳淮的豪取強奪，他居然還可以美言一番：

余思古來收藏家，往往不免有巧取豪奪之病，賢如蔡君謨，尚有商於六裏之說，況其他乎？²³

展現出朋友間相互靠挺的情義。為了表達他對陳淮克制個人佔有慾的佩服，同時感念其歸還之恩德，他特命工人將此卷切割為二：一為〈說淫戒〉；一為〈說盜戒〉，並以〈說盜戒〉卷贈送陳淮。或許王文治也希望藉此〈說盜戒〉卷來規勸生性貪婪的陳淮，不過事實顯然與願違，陳淮終究還是被自己的貪得無厭所害。

同一年，陳淮邀袁枚（1716-1797）、王文治、金柘田（朝鮮狀元）讌集於雪鴻小築，一同觀賞唐寅〈夜堂賦別圖〉。²⁴ 過幾日，顧宗泰（星橋）、王鼎（條山）、王治山、陳竹鄉等又一同來觀覽題詠唐寅〈夜堂賦別圖〉。²⁵ 顯示出陳淮在當時的收藏界的確是相當活躍，而且形成一個以其為中心的文人雅集。

王文治後來三次楚遊之行，²⁶ 都前往拜訪陳淮，相互切磋詩文書畫。幾次的聚

22 (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卷3，〈唐人書律藏經真蹟〉，頁12-13。

23 (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卷3，〈唐人書律藏經真蹟〉，頁14。

24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中》（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26，〈余將返金陵行有日矣葯洲轉運招同王夢樓探花金柘田狀元集一分屋題唐子畏夜堂賦別圖〉，頁6a。

25 乾隆四十五年（1780）王文治有詩描述應陳淮之約，燕巢雪鴻小築并為陳所藏唐寅繪〈夜堂賦別圖〉賦詩題跋，詳見（清）王文治，《夢樓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450，頁518），卷14，〈夜堂賦別圖詩並序〉。

26 「按照王文治自己的記述，他有過三次楚遊：壬子秋，聞三弟抱疾，往楚省之，兼訪故人。自丁未以來，凡三游楚矣。第一次，乾隆五十二年（1787）初夏，至秋末。途經懷甯、黃梅、黃石（道士洑、西塞山），在漢口探視三弟王文明，並遊駐漢陽、武昌。經樊口、九江、彭澤、小孤山等地歸裏。第二次，乾隆五十四年（1789）冬，至次年五月六日由武昌返棹。途經蕪湖、樅陽，在漢口探視三弟，並游駐武昌、岳陽、長沙。返棹則經西塞山、彭澤、皖城、樅陽、荻港、繁昌、蕪湖等地。第三次，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至次年夏秋間。溯長江、漢江徑抵潛江探視病中的三弟。游駐武昌、南昌百花洲。經鄱陽湖、長江，順流歸裏。所到之地，皆位於長江水系的水道近岸。第一次楚遊，在安徽、湖北等地遊歷半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春，王文治帶著女孫玉燕，自丹徒出發，溯長江，前往皖、鄂。」放下齋，〈王文治紀聞錄（171）三次楚遊〉，《放下齋_百度空間》<http://hi.baidu.com/myxibu/item/39303fcfeeb7ee26a1b50a02>（檢索日期：2014年8月12日）。

會，王文治也多有感而作詩，反映出兩人菲薄之交情。

首次遊楚（1787），王文治在武昌見陳淮於湖北布政使任上，兩人論談書畫、鑒賞與題跋。王詩〈為望之親家題董文敏仿米敷文瀟湘奇境圖，為秋帆尚書所藏，觀跋語知是陳氏故物，遂以遺望之，俾珠還劍合焉〉云：

世間萬事皆煙雲，區區得失何容分。法書名畫較適性，隱現由來亦無定。
君家甲第高陽羨，卜昌遠耀來清汴。文章不假史書傳，氣節堪令人爵賤。
評書別畫有家風，牙籤表識青紗籠。百年隨過亦隨散，雪消那記天邊鴻。
敷文墨戲士夫筆，異代香光入其室。匠心靈幻吐奇峰，一片空濛若無質。
風水相遇成文章，賢豪相遇道倍光。君佐尚書鎮楚疆，尚書倚君為柱梁。
公餘品跋到書畫，孰是淵源孰流派。曲邁知音調始道，癢逢纖爪爬方快。
香光妙墨重連城，上有君家處士名。尚書割愛持相贈，畫錄千秋佳話成。²⁷

「評書別畫有家風」稱讚陳氏家族對於書畫鑑賞的淵源與傳統，這些都成為陳淮日後收藏品味的重要根基。米友仁〈瀟湘奇觀圖〉（圖1，北京故宮藏）原本為陳淮舊藏，後為畢沅所得，最後又回到陳淮手上。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王文治又書此詩贈陳淮，最後兩句為「謾道交情重投贈，畫錄千秋益談柄」，與《夢樓詩集》所載「尚書割愛持相贈，畫錄千秋佳話成」，在文字上有些許出入。墨蹟本卷後，王文治題下此畫流傳始末：

庚戌春二月花朝前二月，為葯洲親家題董香光仿米敷文〈三湘奇境圖〉，是圖先為秋帆尚書所藏。觀跋語知是公家先世故物，遂歸之於公，俾珠還劍合焉！餘不揣譎陋，乃系以詩，先錄請宗工繩削，庶敢書之卷尾。²⁸

乾隆五十五年（1790）初夏（第二次楚遊期間），王文治在江夏（今武昌）與陳淮討論〈定武蘭亭〉，在所臨〈蘭亭序〉題：

治少時習懷仁〈聖教〉，年近三十始稍識〈蘭亭〉之妙，然往往偏重〈褚本〉。至於〈定武〉，則如銅牆鐵壁，竟無入處。頃十年中始知〈定武〉之

27（清）王文治，《夢樓詩集》，卷19，〈為望之親家題董文敏仿米敷文瀟湘奇境圖，為秋帆尚書所藏，觀跋語知是陳氏故物，遂以遺望之，俾珠還劍合焉〉，頁553-554。

28（清）王文治，〈行書詩卷〉，原蹟見《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10春季拍賣會——宋元明清法書墨蹟（北京）」》<http://www.cguardian.com/tabid/77/Default.aspx?oid=471074>（檢索日期：2015年1月16日）。

妙，率爾落筆輒含異趣。惜年已就衰，不復能日臨一過也！茲來江夏，日與葯洲親家同年討論〈定武〉，因臨此本求正。此本參用歐、褚兩家筆法，不沾沾於面目求似，但不能深入三昧為可愧耳！²⁹

王文治提到自己小時學〈聖教序〉，到三十歲方知道〈蘭亭序〉的優點，又過十年才瞭解〈定武蘭亭〉之奧妙。³⁰ 他與陳淮討論〈定武蘭亭〉之際，更臨寫一本〈蘭亭序〉請陳淮加以指點，可見他對於陳淮眼力與書學的推崇。目前傳世最佳定武整拓本為〈定武蘭亭真本〉（圖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即為畢沅舊藏，曾經王文治題跋鑑定。至於獨孤長老本（圖3，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與柯九思本為同一石刻所拓，可惜經火燒後僅存數殘片。³¹ 據錢泳（1759-1844）所載，獨孤長老本在安岐（1683-？）之後即歸陳淮所有，後流入揚州吳紹浣（杜邨）之手，³² 接著被譚祖綬以八百金購去，不慎為火所燒。³³ 陳淮還藏有〈開皇本蘭亭〉（圖4，三井美術館藏）、〈游丞相藏玉泉本定武蘭亭〉（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王文治也曾為其婿陸恭（謹庭）（1741-1818）題過一本〈開皇本蘭亭〉（圖5，北京故宮藏）。另外，眾多王羲之〈十七帖〉版本中，陳淮舊藏本（嶽雪樓本，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就鑄刻品質與流傳過程看來，都優於傳世其它善本。³⁴ 傳世最好的兩件〈定武蘭亭〉、諸多蘭亭善本與〈十七帖〉，不是為他們所收藏，就是被他們品評鑑賞過，反映出陳、王等人對於碑帖收藏的重視與過人鑑賞力。

29 放下齋，〈王文治紀聞錄（125）陳望之伯牙台詩〉<http://yishujia.findart.com.cn/235832-blog.html>（檢索日期：2015年1月16日）。

30 目前傳世兩本較著名〈定武蘭亭〉，吳炳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與柯九思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上皆有王文治題，見蘭亭墨跡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蘭亭墨蹟彙編》（北京：北京社出版，1987）。

31 何傳馨，〈故宮藏《定武蘭亭真本》（柯九思舊藏本）及相關問題〉，收於華人德、白謙慎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331-344。

32 吳紹浣，號杜邨，歙人，僑居揚州，與兄吳紹燦同舉乾隆四十三年（1778）進士。懷素〈小草千字文〉（蘭千山館藏）、王維〈江山霽雪圖〉（日本小川家藏）、王齊翰〈勘書圖〉（南京大學藏）即為其舊藏，他擅於鑒賞，當時大學士彭元瑞、董誥、王杰、劉權之等人進貢書畫圖籍，必經品題後奏進。詳見范金民，〈千年圖，八百主：王齊翰《勘書圖》的流傳〉，收於范金民、胡阿祥主編，《江南地域文化的歷史演進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13），頁89。

33 「松雪所題〈蘭亭十三跋墨蹟並定武蘭亭〉，余嘗於吳杜邨太史家見之，所謂獨孤長老本也是！尚有吳傳朋、錢舜舉及柯九思二跋，為商邱陳望之中丞所藏，後德清談韜華觀察得之。談沒後，被火，圖籍俱失，惟此卷尚存數字，今在英相國家。」（清）錢泳，《履園叢話》，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二編）》（臺北：新興書局，1978，冊6，頁2874-2875），卷10，〈收藏〉。

34 何碧琪，〈對《十七帖》版本系統的思考——兼論文物館本及書寫範本等問題（未刊稿）〉，（揚州：書寫的歷史與現狀——2014（揚州）高層書法論壇文集，2014年12月26-30日），頁203-221。

乾隆五十八年初夏（第三次遊楚），王文治由江夏轉至南昌，客江西巡撫陳淮署，寓於百花洲，王文治有詩。³⁵ 寓居百花洲期間，王文治應陳淮之囑，於五月為陳維崧〈滕王閣賦〉書寫碑文，碑拓今仍有流傳。³⁶ 陳淮對於伯祖父陳維崧的仰慕與推崇遠不止於此，他在隔年更將描繪陳維崧填詞的〈迦陵填詞圖〉及其相關題詠付梓，完整紀錄著當時名流雅士競相題詠的盛況。³⁷

乾隆皇帝五巡江浙時，皆曾索觀董其昌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圖6，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於雲棲寺，依次在辛未（1751）暮春書四絕句，丁丑（1757）暮春再觀款，壬午（1762）暮春雲棲靜室得四絕句，乙酉（1765）春得四絕句，庚子（1780）暮春得四絕句，同時也題上御書引首與標籤，足見對於此書的喜愛與推崇。乾隆四十五年（1780），時任兩浙鹽道的陳淮有機會一同觀覽此冊，一時同觀還有畢沅等人。事後，陳淮於同年長至日將此冊鈎摹入石，以廣其流傳。

陳淮對於董其昌此冊的評語「字體不拘一格，較他書尤為道異」，書以清勁秀逸的小楷，屬於董其昌流美秀逸書風一路。王文治稱他為「能書」絕非虛妄，³⁸ 包世臣〈國朝書品〉也將陳淮行書列於逸品下。³⁹ 著錄中還可以見到陳淮書寫引首，顯示其亦能書寫大字。⁴⁰

除了王文治外，畢沅當然也是與陳淮相關的重要收藏家，《石渠寶笈》三編中最好的碑帖與書畫可以說大多為畢沅兄弟所珍藏。⁴¹ 王文治與畢氏兄弟的關係也相當密切，他們很多書畫收藏都是經過王文治的鑑定與題署。⁴² 除了透過王文治的關係外，陳淮與畢沅兩人在書畫鑑賞上也有直接的互動，先前所提到的董其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與米友仁〈瀟湘奇境圖〉，都可以稍稍鈎勒出三人之間的交遊互動

35 (清)王文治，《夢樓詩集》，卷22，〈初夏由江夏至南昌承望之親家館余於百花洲上得詩十首〉，頁583。

36 王文治，《王夢樓滕王閣序》（民國尚古山房出版）；黃康，〈一個文化釘子戶的最後堅持——胡寶林與他的書畫博物館〉，《中國經營報》（北京，2010年3月6日），轉載於《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306/12277513193.shtml>（檢索日期：2014年5月21日）。

37 陳淮刻〈迦陵填詞圖〉，見張宏生，〈雍乾詞壇對陳維崧的接受〉，《中國文化研究學報》，57期（2013.7），頁207-208；毛文芳，〈長鬚飄蕭，雲鬢窈窕：陳維崧《迦陵填詞圖》題詠〉，《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頁341-360。

38 (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卷2，頁5。

39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2，〈論書一〉，頁39。

40 (清)張照，《石渠寶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1，〈明王守仁自書詩帖一卷〉，頁553。

41 侯米玲，〈畢沅與畢灃的書畫船〉，《史物論壇》，2011年13期，頁25-63。

42 陳雅飛，〈科場·幕府·經訓堂——畢沅與王文治的翰墨緣（上、下）〉，《典藏古美術》，2011年223、224期，頁186-193、244-253。

網絡。畢沅〈題陳葑洲中丞廬山觀瀑圖〉與〈題陳望之中丞寫照及送之任黔陽〉二詩，⁴³ 透露出兩人應該頗有交情。除了畢沅以外，推測其弟畢瀧應該也與陳淮不陌生，畢竟屬於相同的鑑賞社交圈，如王淵〈月夜梨香圖〉（圖 7）上即同時有畢瀧與陳淮的鈐印。

陳淮題〈元趙文敏神駒圖〉立軸：

趙子昂畫馬，於體會入微時，其身幾與馬合，可謂入乎其中者矣。然余往往借觀賞鑒家所藏子昂畫馬，不下數十百，事無一當意者。惟於畢制府秋帆處，得見趙畫山水一幀，內綴一馬，尾鬣如生，真神物也，方悟前此所見皆屬贗鼎。昨歲移撫豫章，有同年子來，持此見遺，云是家藏舊物。其神似處直寫至潑潑欲活，證諸畢制府處所見，實出一手。古人之得重名，要自有真知者在。用弁書語數語質諸解人。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商邱陳淮識於西江節署。⁴⁴

清楚提到他也是畢府常客，語氣中除了推崇畢沅的鑑賞力與收藏等級之外，也不忘表現出對本身鑑賞功力的自信，認為自己與畢沅都是當時的真知卓見者。

三、收藏與品味

陳淮的書畫收藏事業一開始應該也是受到其家族收藏的影響，其中最受到矚目的就是《桃花扇》中的扇子。孔尚任（1648-1718）此劇借明末復社文人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離合之情，寫出南明（1644-1662）一代興亡之感，劇中以一把扇子來穿針引線，此扇原為侯方域和李香君之定情信物。侯方域因拒絕阮大鍼等的籠絡而遭迫害，倉促逃離南京。李香君則是拒絕與阮大鍼黨人田仰（1590-1651）成婚而倒地撞頭，血濺扇面。名士楊文驄（1596-1646）在扇面就血跡鉤染成折枝桃花，因而名為「桃花扇」。

根據學者考證，陳宗石入贅侯府以後，便得以收藏侯方域、李香君所留存下來的書畫遺物。陳重（陳貞慧七世孫）的詩指出，他曾見到三件與「桃花扇」相關的

43（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清嘉慶四年經訓堂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 39，〈題陳葑洲中丞廬山觀瀑圖〉、〈題陳望之中丞寫照及送之任黔陽〉，頁 396、392。

44（清）方濬頤，《夢園書畫錄》（光緒元年序），卷 5，〈元趙文敏神駒圖立軸〉，頁 8-9。

畫扇。一件是楊文驄鈎染的桃花扇，一件是繪有李香君小像的扇子，這兩件都保存在陳重的從兄陳振手上。還有一件是李香君義母李貞麗為陳貞慧所繪的山水畫扇，收藏在陳重的另一從兄陳可家中。⁴⁵

王文治（1730-1802）也有與桃花扇相關的詩〈題薛素素自寫小照為陳伯恭太史二首〉：

清簫畫裏欲黃昏，風景依稀認白門。休話當年金粉事，板橋秋雨沒苔痕。

香君小像斷紈存，扇上桃花若有魂。伯恭令叔澂道人藏有李香自寫小照。惆悵南都風月稿，只今收拾在梁園。⁴⁶

詩是寫給陳伯恭。陳伯恭，名崇本，號榕園，為乾隆四十年（1775）進士，曾官宗人府府丞，署副都御史。陳伯恭為陳淮的兒子，因善書畫，精楷法，深於唐人碑版，收藏圖籍甚富，故也與喜愛書畫的王文治交往甚密。第二首題李香君小像，是其令叔澂道人的藏品。澂道人是陳濂，字澂之，為陳履平子，陳淮從弟。乾隆三十一年（1766）進士，官編修，未館選時與王文治同居京師，互為師友，關係非同一般，王文治後來將其女兒許配給陳濂的第三子陳杲。陳杲為嘉慶六年（1801）進士，官編修。王文治多次造訪商邱，均在陳府觀覽所藏先民遺跡書畫，其中有陳于廷（1566-1635）、陳貞慧、侯方域、吳應箕、冒襄等，同時也鑒賞了李香君、薛素素等人的自寫小照，因而留下題詩。⁴⁷

除了繼承家中收藏之外，商邱大收藏家宋犖（1634-1713）的書畫收藏據傳歿後也有部份流入陳淮之手，⁴⁸ 陳淮收藏作品中確實有部份為宋犖舊藏（表一）。宋犖於順治七年回鄉讀書，與侯方域、賈開宗、徐作肅、徐世琛、徐鄰唐合稱雪苑六子。由於陳淮外曾祖父侯方域與其父親老師徐鄰唐的關係，雖然陳淮與宋犖的生卒年並無實際交集，可以看出兩人還是有很深厚的淵源，而不單單只是地緣上的關係而已。不過，與皇室關係密切的宋家，很多傳世精品都在宋犖未亡前即透過獻納方式上繳，例如杜牡〈張好好詩〉（北京故宮藏）、徐浩〈朱巨川告身〉（國立故宮

45 張一民，〈《桃花扇》真跡考〉，《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35期（2013），頁785。

46（清）王文治，《夢樓詩集》，卷14，〈題薛素素自寫小照為陳伯恭太史二首〉，頁520。

47 張一民，〈《桃花扇》真跡考〉，頁785。

48 于振蘭，〈晚明文人畫家李流芳扇面繪畫鑒定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2），頁4、5。

博物院藏)等。⁴⁹

關於陳准的書畫收藏事業規模,《木葉廐法書記》載:

工書善鑑,所藏碑版書畫之富,與畢氏經訓堂相埒。官江右時,定製白地青花瓷軸頭甚多有藥洲楷書款識,偶有佳蹟,用此別之。⁵⁰

指出陳准收藏在當時頗富盛名,已經可以與畢沅相左右,這從現存散亂且零星的收藏狀況看來,確實是難以想像的。文字中還特別指出陳准「碑版、書、畫」三大類的收藏範圍,碑版的部份當然值得特別注意,因為這在畢沅收藏研究中也同樣是相當突出且重要的議題。兩人對於碑帖收藏的興趣與品味都顯示出,他們與當時興盛的金石學風氣息相關。現今傳世諸多佳拓善本都曾經過他們之手,而兩人收藏碑帖等級之高更直接凸顯出他們對於碑帖的不凡鑑賞功力。⁵¹

除了碑帖,陳准似乎對於碑石本身也很感興趣,著名的〈快雪堂帖〉原石在進入乾隆朝內府前也與陳准有過一段因緣:

〈快雪堂帖〉刻於涿州故相馮銓,後其子孫析產,分而為二,歸之質庫數十年。易州牧閩人黃可潤贖而合之以歸。楊樸園督閩時購得之,會移節畿輔,載石過杭,嚙使陳葯洲借搨數十本以貽同人。聞楊將以奏御,從此人間難得矣!乾隆己亥七夕,芸楣識在武林使署。⁵²

此部帖為明末清初大收藏家馮銓(1595-1672)所刻,死後傳給後代子孫。康熙年間馮家家道中落,所以〈快雪堂帖〉原刻碑石就被送進了州府庫房中。後來無極(河北省石家莊)知縣黃可潤(?-1764)將石刻從庫房贖了出來,並且帶回福建老家藏。不久,閩浙總督楊景素(1711-1799)向黃可潤購買此套碑刻原石,準備進

49 王趙宇,〈康熙皇帝寵幸而成的收藏家宋犖〉,《藝術市場》,2006年9期,頁75。

50 (清)李放,《皇清書史》,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1989,冊99,頁411),卷8。

51 根據筆者過去策劃書法展覽的經驗,發現國立故宮博物院很多的清宮舊藏宋拓,都是來自畢沅舊藏,如柯九思本〈定武蘭亭〉、關中本智永〈真草千字文〉、越州石氏〈晉唐小楷冊〉、〈集王聖教序〉等。

52 (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緒十一年增修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11,頁142。

獻給乾隆皇帝。⁵³就在〈快雪堂帖〉原石運送經過杭州之時，陳淮特別向楊景素商借原石傳拓，製作十多套〈快雪堂帖〉以贈送友朋。

清代另有一套〈滋蕙堂帖〉也跟陳淮有關，此帖為曾恆德於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所刻，後因為侵佔公款而遭沒收。⁵⁴不過，章學誠（1738-1801）提到另一個說法：曾恆德將此法帖的刻石放置於鄖山書院，以利偏鄉士人學子臨摹學習書法，但是後來被陳淮取走。⁵⁵

除了傳拓與收藏他人所刻法帖，陳淮自己也從事法書圖像鑄刻的金石活動，例如先前已提到的董其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與〈滕王閣賦〉。陳淮知高州（廣東茂名市）時也留下一些碑刻，目前可以見到的有電白縣麻崗鎮熱水村委會御水古溫泉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題溫泉〉行書碑，⁵⁶〈石龍池詩碑〉中則保存著他隔年所作〈石龍池用吳明卿太守韻二首〉。⁵⁷他於乾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任廣東韶州知府時，也曾摹刻〈吳道子畫張文獻像〉於城北九成臺。⁵⁸

陳淮提到自己曾經得到一件米芾書法刻帖，後來不斷找尋探求，想要見到該刻的墨蹟本。過了二十年，族弟陳宜田從四川帶來前半段墨蹟，才得以一償宿願，可見其對收藏的痴迷程度。⁵⁹事實上，他在書畫收藏上顯露更多的卻是渴望與貪婪，從吳修（1765-1827）所載故事中可以清楚見到：

53 劉宗誠，〈無極縣宰黃可潤居宦數事〉，《福建史志（1993）》，收於《福建省情資料庫網站》<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58&index=206&>（檢索日期：2014年7月17日）。

54 「國朝惠安曾恆德省軒刻，後因侵帑以其石抵款，聞已取入秘府。」（清）陳榮仁，《閩中金石略》，收入賀雲翱、樊桂敏主編，《中國華東文獻叢書：華東考古文獻》（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冊190，頁192-193），卷15，〈滋蕙堂法帖〉。

55 「曾恆德，福建南安人，山東嘉祥賢裔也。以舉人曆國子監助教、刑部郎中，于乾隆四十六年任鄖陽知府……恆德善書，嘗集古名家書句摩上石，為滋蕙堂法帖十卷。又有書數十種，以地僻處萬山，鮮佳本，因留書院，備士子臨摹稽索。鄖士至今稱道弗衰。滋蕙堂石刻為前布政使陳淮取去，今書院無存。」（清）章學誠，《（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民國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1，頁21。

56 電白縣文廣新局，〈電白縣文物保護之溫泉石刻（發佈時間：2010年8月3日）〉，《電白區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dianbai.gov.cn/front/third/999347_4028812a28aa85100128aa.html（檢索日期：2014年7月17日）。

57 〈高州縣誌——高州碑刻（發表日期：2011年12月2日）〉，《高州文藝網》<http://wenlian.gaozhou.gov.cn/hm/0620111202161635.shtml>（檢索日期：2014年7月17日）。

58 「今城北九成臺上摹像一石，是近時假守陳淮以摹本重鈎者。」（清）翁方綱，《粵東金石略》（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4，〈吳道子畫張文獻像石本〉，頁27-28。

59 「余於廿年前得嚴氏所刻米書一卷，思欲見墨本而未得，遂繼求之。今年春，族弟宜田自蜀中來，獲得此本，與嚴刻無異，奈真蹟只存前半三十一字耳！後為張司寇極本讀補，恨未能見全璧。翰墨之緣，蓋有定矣！乾隆甲寅夏五月二十八日，望之陳淮記。」（清）孔廣陶，《嶽雪樓書畫錄》（清咸豐十一年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2，〈明道觀壁記〉，頁87。

海內爭稱絕世珍，墨皇千載墨如新。不忘付託平生意，挂劍猶思地下人。王右丞〈江山雪霽圖卷〉，董思翁所稱海內墨皇者也！乾隆辛亥（1791）歲，余購於嘉善朱姓，為華亭王氏嫁奩中物。余歸婁東，畢部郎澗飛得，值千三百金。卷長六尺，絹光膩如紙，其色略起青光。畫絕工細，但有輪廓，都不皴染，而微露刻畫之跡，其筆意惟李成、趙大年略相似，北宋後無此畫法矣！舊無題識，祇文衡山隸書引首及董思翁、馮開之、朱元价諸跋而已。部郎兄秋帆制軍欲得，靳固不與，恐轉入權貴之手，不能復留人間，反滋罪戾。揚州吳太史杜村，數往就觀，部郎感其意，為言能固守勿失，即以付子。太史領之，遂償值捧歸，坐臥必與俱。後遊江右，陳望之中丞索觀，詭言不在行篋中。度必詣寓齋窮搜，乃對卷先叩頭致罪，權置臥榻下，雜溷器之側，告之曰：「紹浣今日有難，暫屈君處此，客過即請君出，焚香以謝。」中丞來，徧覓不得，目及榻下，太史色動，遂攫之而出，因約假觀數日。至期索之，匿不出見。命其子婦太史之妹轉述翁意，出三千金求此卷，復厚貲之。時太史旅囊且罄，妹以哀詞求之，堅持不可，強索而歸。部郎旋歸道山，太史欲持此卷陳于墓前，屢為予言之，而未果也！⁶⁰

吳修從嘉善朱氏購得王維〈江山雪霽圖〉（圖8，日本京都小川家藏），後來以一千三百金賣給畢瀧。不願此卷落入權貴之手的畢瀧，並未將此圖交給其兄畢沅，反而在吳紹浣的誠意感動下割愛。不過，畢瀧所擔憂之事還是發生，吳紹浣妹妹的公公陳准，處心積慮以各種方式想奪取此卷，然而曾經允諾過畢瀧的吳紹浣堅決不肯讓售，成功地抵抗貪婪的陳准。

從王文治的唐人寫經、滋蕙堂石刻到王維此卷的一連串事件中，雖然可以感受到陳准對於收藏的執著與熱情，卻也可以嗅他那貪得無厭的本質，難怪當時人會說他「性貪婪」，並認為就像「老虎」猛獸，甚至也會跟「鼠、蠹」一樣「鑽穴蝕物」地蠶食鯨吞。或許就是在這樣的巧取豪奪之下，陳准才能逐漸豐富並擴充其碑帖書畫的收藏規模，最終得以與畢氏兄弟相左右。

60（清）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一百首》，收入《美術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36，續集第六集，頁1）；此事亦載於（清）梁章鉅，《浪跡叢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179，頁207），卷9，〈江山雪霽卷〉；（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9，〈吳杜村藏江山雪霽卷〉，頁4320。

陳淮使用在書畫上的收藏印不少，常見有：陳淮、陳淮審定、陳淮望之氏一字葯洲、陳淮印、陳淮曾觀、陳、商邱陳淮、商邱陳淮收藏書畫、商邱陳淮書畫之印、商邱陳氏書畫印、商邱陳氏圖書、葯洲、湖海樓、湖海樓書畫印、夢禪室、夢禪室鑒、雲煙過眼（圖9）。⁶¹

陳淮對於書畫收藏除了跟大家一樣鈐蓋收藏章外，還發展出自己的特色，他任江西巡撫時定製燒造過一批「白地青花瓷軸頭」，上面還書有「葯洲」楷書款，用在品質較佳的藏品上。⁶²關於瓷器，陳淮似乎也頗有眼光，他曾經從紀昀（1724-1805）處取得一個古代用來研磨朱墨的盃盞，當時的人都不認得此器物之功用，顯示出他對於陶瓷與文房還是頗有賞鑑能力。⁶³陳淮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至六十年（1795）間進呈的「天書煥彩」五色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內置五錠彩墨，造型顏色各異，其中圭形為藍色，面飾龍雲紋，背題「青圭」篆書並填金，側款「江西巡撫臣陳淮恭進」。此套墨製作精美，形制特殊，顯示出陳淮對於製墨也頗有心得。從軸頭燒製到彩墨的製作，顯示出陳淮對於文人雅事的廣泛喜好與深入參與。

關於清中葉的書畫裝潢工藝，錢泳論之甚詳：

裝潢以本朝為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淨，運帶勻，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高宗深於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尚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為之提獎，故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

61 鍾銀蘭主編，《中國鑒藏家印鑒大全（上）》（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頁513-514。

62（清）李放，《皇清書史》，卷8，頁411。

63「賣花者願媪，持一舊磁器求售。似筆洗而畧淺，四周內外及底皆有泐色，似哥窯而無冰紋，中平如硯，獨露磁骨，邊緣界畫甚明，不出入毫髮，殊非剝落。不知何器，以無用還之。後見《廣異志》載『穉胡見石室道士案頭朱筆及盃』語，《乾月巽子》載『何元讓所見天狐有朱盃筆硯』語，又《逸史》載『葉法善有待（持）朱鉢畫符』語，乃悟唐以前無朱硯，點勘文籍，則研朱於杯盞，大筆濡染，則貯朱於鉢。杯盞畧小而口哆，以便搽筆。鉢稍大而口斂，以便多注濃瀋也。願媪所持，蓋即朱盃，向來賞鑒家未及見耳！急呼之來，問此盃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出自井中，因公斤為無用，以二十錢賣諸雜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能復問所在矣！』深為惋惜。世多以高價市贗物，而真古器或往往見擯。余尚非規方竹漆斷紋者，而交臂失之尚如此！然則蓄寶不彰者，可勝數哉！余後又得一朱盃，製與此同，為陳望之撫軍持去，乃知此物世尚多有，第人不識耳。」（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269，頁172-173），卷11。

亦不精究裝法，故工於此者，日漸日少矣！⁶⁴

提到蘇州的裱工為當時第一，連乾隆皇帝的珍貴書畫藏品都假手蘇工裝潢。蘇州裝裱工藝也在畢沅、陳淮、吳紹浣三大民間收藏家的支持與贊助下，培養出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昌等著名裱畫工匠，名震一時。

當時的裱畫工也參與古畫的作偽，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

高房山〈春雲曉靄圖〉立軸，《銷夏錄》所載，乾隆間蘇州王月軒以四百金得於平湖高氏。有裱工張姓者，以白金五兩買側理紙半張，裁而為二。以十金屬翟雲屏臨成二幅，又以十金屬鄭雪橋摹其款印，用清水浸透，實貼於漆几上，俟其乾，再浸再貼，日二、三十次，凡三月而止，復以白笈煎水蒙於畫上，滋其光潤。余親觀之，墨痕已入肌裏，筆意宛似，惟沈靜之氣少遜，神韻未能化洽耳！先裝一幅，用原畫綾，邊上有「煙客」、「江村」圖記，復取江村題籤裝於內。畢潤飛適臥疴不出房，一見歎賞，以八百金購之，及病起諦視，雖知之無及矣！又裝第二幅，攜至江西，為陳中丞所得，用價五百金。今其真本仍在吳門，無過而問之者。⁶⁵

梁章鉅（1775-1845）《浪跡叢談》也記載此事。⁶⁶ 兩人所載故事大致相同，皆提到《江村銷夏錄》中記載的高克恭〈春雲曉靄圖〉如何被拿來作偽的真實過程。⁶⁷ 卞永譽（1645-1712）《式古堂書畫彙考》也有高克恭此軸的簡單著錄，⁶⁸ 吳升《大觀錄》則較為詳盡：

高彥敬〈春雲曉靄圖〉。紙本，高四尺，闊一尺八寸。房山款書左方，有朱澤民、蘇大年等收藏元印。山峰雄厚，氣象鬱蒼。林樹點葉、天色墨青渲染。平屋在山坳，設淺色頰色。岸然獨立，不蹈作家畦徑，士夫高自尊

64（清）錢泳，《履園叢話》卷12，〈裝潢〉，頁3925。

65（清）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一百首》，頁10。

66（清）梁章鉅，《浪跡叢談》，卷9，〈高房山〉，頁206。

67「元高尚書春雲曉靄圖。紙本，立軸，長四尺，闊一尺七吋，楷書款在左方：『歲在庚子九月廿，為伯圭畫春雲曉靄圖。房山道人。』墨疊春山擁髻螺，白雲如絮冒岩阿。要知暖意江南早，曉靄龍葱上樹多。江村。」（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冊7，頁1002）。

68「高尚書春雲曉靄圖。紙本，掛幅。『歲在庚子九月廿日，為伯圭畫春雲曉靄圖。房山道人。』」（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冊7，頁192），畫卷17。

許之筆也！⁶⁹

此作當時為蘇州王月軒所收，⁷⁰張姓裱工買了半張側理紙來仿作，並找來翟大坤（1726-1804）與鄭寅橋來參與製作兩張偽作。張姓裱工最後自己操刀做舊，並將高士奇原題簽嵌入畫幅上方裱綾中。大功告成後，以八百兩賣給病中的畢瀧。騙過畢瀧後，又裝裱第二幅帶至江西以五百兩賣給陳准。畢瀧病癒後，隨即發覺受騙，但陳准似乎沒有發現。兩人皆是當時最重要也最具代表性之重要收藏家，仍舊難免受騙上當，可見當時蘇州高級書畫仿品製作之精到。⁷¹此文字忠實反映出，當時蘇州裱工如何組織能工巧匠來合作製作假畫，達到以假亂真的程度。

陳家的收藏除了陳准本人的收購、豪取強奪與朋友饋贈外，他的兒子崇本也熱衷此道，尤其在碑刻拓本方面。陳崇本與當時金石學家翁方綱交往密切，經常一起考訂金石文字。此外，陳崇本與嘉慶皇帝的哥哥成親王永理（1752-1823）也往來頻繁，很多名碑佳拓後來都成為成親王的收藏。陳崇本官宗人府丞時，就將手中珍藏的〈西嶽華山碑〉（長垣本）（圖 10，書道博物館藏）以千金賣給成親王。⁷²珍貴的四歐堂本〈化度寺〉是唐刻原拓孤本（圖 11，上海圖書館藏），嘉慶八年（1803），陳崇本以百金售與成親王，成親王於嘉慶十四年（1809）又以銀四百兩購得吳氏筠清館本，因聽信翁方綱所言，將筠清館本定為原石宋拓，誤判四歐堂本為翻刻本而贈其侄榮郡王綿億（1764-1815）。⁷³北京故宮藏喬行簡〈潤餘帖〉（圖 12，北京故宮藏）為〈宋人手簡帖〉之一開，幅上有陳准收藏印，也有成親王收藏印，推測成親王應該也是從陳家獲得這套冊頁。

69（清）吳升，《大觀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冊 8，頁 523），卷 18。

70 王時新（月軒）為蘇州收藏家，曾藏有唐摹〈黃絹本蘭亭〉（湖南省博物館藏）、傅李公麟〈孝經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大觀帖〉（清康熙年間出土殘石初拓本，上海圖書館藏）、顧安〈折竹一枝〉（清）錢泳《履園叢話》〈收藏〉、祝允明〈黃庭經〉冊（中國嘉德 2009 世界集郵展覽專場之中國古代書畫）、文伯仁〈溪山仙館圖〉軸（北京匡時 2011 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之古代書畫專場）等。

71 「高克恭平時不輕著筆，遇酒酣興發，研墨染毫，墨竹山水，隨手揮灑，而奇逸之趣盎然。山村隱居圖等〔山村隱居圖、墨竹坡石圖、雲林煙障圖、夜山圖、煙嶺雲林圖、春雲曉靄圖、秋山暮靄圖、溪山清話圖、秋山遇雨圖、雲橫秀林圖、巢雲圖、越山圖等〕，皆其名作。茲就其最著名者而言，則有春雲曉靄圖〔紙本，江村所謂『墨疊春山擁髻螺，白雲如絮冒岩阿』者是也〕」。鄭午昌，《中國畫學全史（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230。

72 「華山碑翻刻甚多，其原拓宇宙間祇三本，余均見之，洵眼福也！其一為陳望之家本，陳（崇本）為宗人府丞時得千金質於成邸（成親王）」（清）張鑿，《冬青館集》（民國吳興叢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乙集，卷 7，文 7，〈西嶽華山碑書後〉，頁 204。

73 仲威，〈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點將錄〉，《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66/40469/4497427.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

成親王跋四歐堂本〈化度寺〉：「商邱陳伯恭編修昔收藏甚富，幾埒牧仲（宋瑩），今皆不能有，惟存定八闕九修本及此帖耳。癸亥秋，余以百金易此，欲朝夕臨學之。」其中「定八闕九修本」指的就是陳崇本所收的〈八闕九修五字損肥本定武蘭亭〉，此本根據李鴻裔（1831-1885）的說法，後來也被珍藏於懋勤殿中。⁷⁴ 這段文字相當有意思，因為成親王對於陳家收藏規模與等級讚譽有加，甚至認為直逼清初宋瑩，不過到了嘉慶八年，所藏精品僅存〈定武蘭亭〉與此〈化度寺碑〉。顯然，陳家收藏的沒落跟嘉慶二年陳准革職抄家的事件有很大關係。

陳崇本的弟弟楸本也是著名收藏家，而且對於碑學理論健將包世臣影響甚為深遠，包世臣在《藝舟雙楫》〈論書上〉中特別提到嘉慶庚申（1800）春從陳楸本（季馴）處借得古帖十餘種來學習，較重要有南唐拓〈畫贊〉、〈洛神〉、大觀拓〈神龍蘭亭〉。藉由對這些刻帖的臨摹學習，包世臣才真正瞭解到古人用筆的提按與筆順，進而體悟用筆需全身力到的方法。⁷⁵ 包世臣將此事放置於〈論書上〉的開頭來談，無疑顯示出這些早年養分對他後來書學發展的重要性。

結 語

陳准與吳紹浣、王文治皆是姻親關係，加上畢沅、畢瀧兄弟與他們的密切交往，可以發現乾隆時期這幾位最主要的收藏鑑賞家是基本上是屬於同一個文人交遊圈，彼此之間的眼光與見識皆在伯仲之間。除他們自身的收藏與鑑賞成就外，其周遭友朋也多受其影響或是涵養，尤其是碑學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如畢沅幕下的錢坫、洪亮吉、孫星衍、錢泳、鄧石如等，⁷⁶ 受畢沅影響與提攜的阮元，與陳准兒子友善的翁方綱（與陳崇本友）及包世臣（與陳楸本友）。這些碑學派的書家或理論家背後，確實不可缺少像畢氏兄弟與陳氏父子這樣的收藏大家，才能夠不斷地供給碑學成長所需要養分。儘管在嘉慶初年被抄的畢、陳兩家碑刻與書畫精品瞬間消逝人間，從此深鎖於皇宮內府中，這些藏品卻早已滋養了無數的碑學大家，隨時準備大放異彩。當這些光鮮亮麗的碑學健將成為書法史上的明星與焦點時，當時舉足輕重的畢、陳兩家收藏與鑑賞品味雖然在碑學運動中功不可沒，卻早已被人遺忘多

74（清）李鴻裔，〈行書論書畫碑帖稿卷〉，《西泠印社 2011 春拍中國書畫古代作品》<http://www.xlysauc.com/results/2011nianchunpai/11cpgd/2011-07-04/44699.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8 月 14 日）。

75（清）包世臣，〈論書上〉，《藝舟雙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冊 2，頁 21。

76 陳雅飛，〈科場·幕府·經訓堂——畢沅與王文治的翰墨緣（上、下）〉。

時。

暫時與世人告別的畢、陳收藏也不是真的就此壽終正寢，只是轉換跑道，轉而幫助嘉慶皇帝成就清代皇室收藏的集大成功業，完成乾隆皇帝始終未能拼湊完整的文化事業版圖。因此，陳家與畢氏兄弟的收藏在文化史上的意義就顯得意義非凡，隨著陳淮與畢沅兩人政治生涯的興衰，他們的收藏從滋養碑學的角色躍身為清宮收藏的一部分，同時也難能可貴地締造豐碩的碑學成果與成就偉大的皇室書畫收藏事業。

〔後記〕本文為 102 年度國科會計畫「嘉慶皇帝的書畫收藏」(NSC102-2410-H-136-005-) 之部份研究成果。對於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謹此致謝，惟一切文責自負。

表一 陳淮收藏書畫及其家族相關收藏

品名	印記題跋	藏地或出處	備註
傳世作品			
趙孟頫題蘭亭十三跋墨蹟並定武蘭亭		東京國立博物館	
開皇本蘭亭序	陳淮印、葯洲、陳氏、葯洲、陳氏、夢禪室鑒、商邱陳氏圖書	三井紀念美術館	
游丞相藏玉泉本定武蘭亭	夢禪室鑒、陳淮望之氏一字葯洲	京都國立博物館藏	
曹娥碑	曾經陳淮收藏	《曹娥碑三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3。	
宋遊似藏蘭亭三種附陸東之蘭亭詩	葯洲鑒賞之印	上海圖書館	
十七帖（嶽雪樓本）	陳淮舊藏，附有〈葯洲勘書圖〉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宋拓寶晉齋黃庭經冊	陳淮審鑑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帖 000021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6，頁2750。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宋拓本	陳淮、伯恭、臣崇本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贈拓 000368（陳雪屏先生捐贈）	
王維江山雪霽卷		梁章鉅《浪跡叢談》（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9，頁100。	
楊昇畫山水卷	葯洲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畫 000977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3，頁1356。	
唐賢寫經律藏律藏第四分卷六、調部第一		史樹青，〈清嚴長明王文治諸家跋唐人寫經卷〉，《收藏家》，1997年3期。中國嘉德2010年秋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	
王齊翰畫採芝仙軸	商邱陳淮書畫之印 *宋華、乾隆收藏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畫 001778 《石渠寶笈》三編，乾清宮，冊1，頁477。	
吳元瑜（款）五瑞圖軸	陳淮審定	上海大眾拍賣有限公司2005春季藝術品拍賣會中國名家書畫（一）	
喬行簡〈閔餘帖〉（鄧使郎中帖）	夢禪室鑒、陳淮望之氏一字葯洲	北京故宮博物院	

品名	印記題跋	藏地或出處	備註
趙孟頫行書洛神賦卷	陳淮審鑑、湖海樓書畫印、崇本審定	天津博物館	
趙孟頫行書赤壁二賦冊	陳淮審鑑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書 000155	
王淵月夜梨香圖	陳淮審定 畢灑舊藏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2004 中國古代書畫秋季拍賣會	
俞和篆隸千文冊	商邱陳氏圖書、陳淮之印、雲烟過眼、陳氏葯洲 *乾隆鑑賞、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書 000175 《石渠寶笈》三編，乾清宮，冊 2，頁 527。	
宋克（款）急就章卷	陳淮審鑒、夢禪室鑒、神遊心賞 *畢灑、乾隆、嘉慶收藏印	北京保利第 15 期（2011）精品拍賣會	
夏昶淇澳清風圖	陳淮審定、商邱陳氏圖書	〈夏昶《淇澳清風圖》賞析〉，《siren 的日記》 http://www.douban.com/note/282269758/ （檢索日期：2013 年 06 月 13 日）。	
祝允明三體雜書詩卷	陳淮之印、夢禪室鑒	北京故宮博物院	
祝允明草書歌行並襄陽歌卷	陳淮審鑒、陳淮印、葯洲、商邱陳氏書畫印	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中國古代書畫 2006 春季拍賣會	
文徵明玉磬山房圖軸	湖海樓書畫	株式會社東京中央 2013 年 9 月拍賣中國古代書畫專場	
文徵明仿梅花道人山水長卷	夢禪寶鑒、陳淮望之氏一字葯洲、夢禪、陳氏、商邱陳氏書畫印 *商邱宋聲審定真跡	大英博物館藏	
仇英（款）西園雅集圖卷	陳淮印	2013 上海泓盛拍賣有限公司春季拍賣會（梅景書屋舊藏紙雜文獻）	
邵彌畫山水冊	夢禪室鑒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畫 001168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 5，頁 2095。	
王世禎撰書王世禎王世懋昆仲家書劄卷	夢禪室、夢禪室書畫印、商邱陳淮書畫之印、商邱陳氏、陳淮審鑒、葯洲文房之印、葯洲 *成親王、詒晉齋印	中國嘉德 2007 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	

品名	印記題跋	藏地或出處	備註
李流芳山水冊	商邱陳淮收藏印、崇本平生真賞	于振蘭，〈晚明文人畫家李流芳扇面繪畫鑒定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2），頁4、5。	
董其昌（款）仿前人山水冊	陳淮審定	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2009 春季拍賣會古代書畫專場	
王錫爵詞翰冊	商邱陳淮書畫之印、陳淮審鑒、夢禪室、葯洲文房之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書 000199 《石渠寶笈》三編，御書房，冊7，頁3123-3129。	
黃道周詩翰冊	湖海樓、商邱陳氏書畫印、陳淮印、葯洲、商邱陳氏圖書 *宋學舊藏、乾隆寶璽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書 000228 《石渠寶笈》三編，乾清宮，冊2，頁577-579。	
八大山人草書耿津題王維舊宅清源寺詩軸	陳淮審鑒	《中國名家法書：八大山人法書集（王方宇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錢棻墨梅圖	商邱陳氏書畫印、葯洲、陳氏葯洲、雲煙過眼	西泠拍賣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 2009 年秋拍	
鄒之麟松石圖軸	葯洲、陳淮印	私人藏	
王原祁高峰甘雨圖軸	陳淮書畫、陳履中字執夫號雁橋圖書記 *王原祁為宋學作	〈《高峰甘雨圖》與商邱的淵源〉，《商邱日報》，河南，2012年8月3日（星期五），第5版：文化週刊。	
蔣廷錫寫生花鳥冊	夢禪室鑒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畫 003229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5，頁2226-2227。	
董邦達蒼松圖並松石圖二幀鏡片	陳淮審鑒	上海泓盛 2011 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二	
鄭燮蘭竹石中堂	陳淮審定	浙江皓翰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2005 冬季中國書畫拍賣會寧波專場	
方士庶山水軸	陳淮審鑒	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第 24 期（2013）精品拍賣會：古香—古代書畫	
文獻著錄			
梁楷十六羅漢卷	陳淮私印、夢禪室、商邱陳氏家藏	李佐賢，《書畫鑒影》（清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3，頁46。	
陳仲仁喬柯欣託圖真蹟卷	陳淮審定	方濬頤，《夢園書畫錄》（清光緒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5，頁70-71。	
沈周山水卷	商邱陳淮審定	震鈞，《天咫偶聞》（清光緒甘棠精舍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6，頁103-104。	

品名	印記題跋	藏地或出處	備註
唐寅夜堂賦別圖卷		顧宗泰，《月滿樓詩文集》（清嘉慶八年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詩集卷22，《西湖集》，頁201-203。	
董其昌書養生論冊		潘奕雋，《三松堂集》（清嘉慶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文集，卷3，頁232-233。	
明諸名人蘭亭題跋冊	陳葯洲氏、夢禪室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6，頁2665-2672。	
嚴氏所刻米書一卷		孔廣陶，《嶽雪樓書畫錄》（清咸豐十一年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2，頁87。	
董小宛雙鴛圖		吳翌鳳，《與稽齋叢稿》（清嘉慶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曼香詞上，頁136-137。 王昶，《國朝詞綜》（清嘉慶七年王氏三泖漁莊刻增修本，中國基本古籍庫），二集，卷1，頁404-405。	
快雪堂帖		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緒十一年增修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11，頁142。	
滋蕙堂石刻		章學誠，《（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民國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1，頁21。	
趙文敏神駒圖立軸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商邱陳淮識於西江節署	方濬頤，《夢園書畫錄》（清光緒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5，頁63-64。	題跋
王司農仿大癡山水水軸	陳淮題跋	李佐賢，《書畫鑒影》（清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卷24，軸類，頁337-338。	
王雅宜山人借券卷子	至闕出雅宜山人手券見示。披覽數過。爰題四斷句。時乾隆戊戌仲秋朔有三日也。商邱陳淮。	端方，《壬寅銷夏錄》（稿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頁357-358、368。	
董其昌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乾隆四十五年長至日兩浙鹽道臣陳淮謹識	哈佛大學圖書館	
王守仁自書詩帖一卷（元明書翰）	陳淮篆書「名賢翰墨」四字	《石渠寶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31，頁553。	引首
定武蘭亭真本卷	葯洲曾觀 畢沅藏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帖 000001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6，頁2800。	經眼
沈周畫小像卷	葯洲曾觀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4，頁1782-1783。	

品名	印記題跋	藏地或出處	備註
董其昌書樂志論并 做虞永興書冊	葯洲曾觀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5，頁 2047-2048。	
陳崇本收藏			
西嶽華山廟碑（長 垣本） ⁷⁷	宋華、陳淮、 ⁷⁸ 陳崇本、 成親王	日本書道博物館	
定武蘭亭帖真本	仲秋陳崇本收得〈定武蘭 亭帖〉真本，先生為顏其 齋。	陳純適，《翁方綱年譜》（臺中：東海 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6），乾 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48歲，171頁。	
宋拓王允本蘭亭序	崇本審定	北京故宮博物院	
舊榻十七帖冊	崇本審定、陳崇本印、伯 恭所藏、弢園珍賞、陳、 嘉慶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帖 000062 《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冊6，頁 2749。	
四歐堂本化度寺碑	陳崇本 成親王	上海圖書館	
〈淳化閣帖〉（潘 允諒本）宋賈似道 藏南宋國子監本	陳氏、陳氏登善堂書畫記、 崇本珍賞、崇本審定、陳 崇本印、伯恭、萊軒祕笈 之印 陳崇本題跋：「嘉慶二年 丁巳，之楚江學使任，道 經正定，過梁氏秋碧堂， 獲此祖本。」 陳淮題跋 *成親王印、題跋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傅申，〈得來全不費功夫：南宋初國子 監本《淳化閣帖》入藏弗利爾美術館往 事〉，《典藏（古美術）》，136期（2004 年1月），頁52-58。	
石介與長官執事笏	商邱陳崇本藏印、崇本審 定	《北京文物精粹大系·書法卷》（北京： 北京出版社，2002）。 北京翰海2005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古 代）專場	
俞琪黃鶴樓圖軸	陳崇本	北京保利2012秋拍古代書畫	
趙孟頫張總管墓誌 銘卷 ⁷⁹	陳崇本所藏 成親王題	北京故宮博物院	

77 〈西嶽華山廟碑（四明本）〉陳崇本題記，見宋路霞，《百年收藏：20世紀中國民間收藏風雲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頁183。

78 「華山碑翻刻甚多，其原拓宇宙間祇三本，余均見之，洵眼福也！其一為陳望之（崇本之誤）家本，陳為宗人府丞時得，千金買於成邸（成親王，1752-1823）。」（清）張鑿，《冬青館集》（民國吳興叢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乙集，卷7，文7，頁204。

79 「此卷乃真正梁相國物，今藏陳伯恭學士家。字如禦服碑大。生平閱趙楷書以此卷為第一，行草則余藏不全洛神賦本也。伯榮」張彬，〈吳榮光及其《辛丑銷夏記》概覽〉，《中華文史網》<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tyjzz/2006-10-26/24342.shtml>（檢索日期：2015年1月15日）。

品名	印記題跋	藏地或出處	備註
趙雍子母貓軸	商邱陳崇本考藏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 贈畫 00032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大風堂遺贈名跡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頁 99	
陳汝言喬木山莊圖卷	商邱陳伯恭鑒藏記 乾隆、嘉慶	國立故宮博物院 故畫 001024 《石渠寶笈》續編，養心殿，冊 2，頁 1017-1018	
陳繼風竹軸	商邱陳崇本所藏	浙江一通拍賣有限公司 2010 年秋季拍賣會中國古代書畫專場	
陸治春浦遠眺	陳崇本、伯恭祕笈之印	Fine Chinese Classical Paintings and Calligraphy, 26 May 2009, Hong Kong, Christie's	
陳淳花卉卷	陳氏登善堂書畫記、崇本審定	2011 上海寶龍拍賣有限公司首屆大型秋季書畫拍賣會古代書畫專場（二）	
顧大典仿古冊	伯恭所藏	保利藝術博物館「宋元明清中國古代書畫大展」2010 年	
徐渭書聯「腹中飢冷磨難熬，頭上霜濃曬不消」		翁方綱，《復初齋集》，見沈津，《翁方綱年譜》（臺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史哲研究所，2002），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44 歲，350 頁。	
董其昌行書汪繼環碑誌卷	陳氏登善堂書畫記、崇本印信、崇本審定、伯恭所藏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2006 年秋季拍賣會——食筍齋珍藏中國書法	
王原祁仿黃鶴山樵淺絳山水	商邱陳崇本收藏印	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 2007 年秋季藝術品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作品專場（清代）	
王玢（王翬曾孫）秋山圖立軸	伯恭所藏	北京長風 2010 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專場	
黃鼎山水冊	伯恭所藏	保利香港秋季拍賣 2013 中國藝術重要專場	
華冠皇三孫幽篁獨坐圖卷	陳崇本題跋	中國嘉德 2011 秋拍「大觀——中國書畫珍品」	
陳懋本收藏			
唐等慈寺碑（焉字未損）	季馴鑒藏	陝西省寶雞青銅器博物館	
東方朔畫贊（南唐拓）	陳懋本	包世臣，《藝舟雙輯》，冊 2，頁 21。	
洛神賦	陳懋本	包世臣，《藝舟雙輯》，冊 2，頁 21。	
神龍蘭亭（大觀拓）	陳懋本	包世臣，《藝舟雙輯》，冊 2，頁 21。	

品名	印記題跋	藏地或出處	備註
先人收藏			
夏昶畫竹林大士軸	陳于廷印、陳貞慧印、陳宗石印	《秘殿珠林》續編，乾清宮，頁 140。	
沈周畫山水冊	陳宗石印、子萬	《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冊 1，頁 393-394。	
楊晉畫梅竹蘭石軸	陳履中、執夫	《石渠寶笈》續編，御書房，冊 4，頁 2099。	

資料來源：

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1971、1969。
2. 包世臣，《藝舟雙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盧輔聖主編,《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冊7。
- (清)孔廣陶,《嶽雪樓書畫錄》,清咸豐十一年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方濬頤,《夢園書畫錄》,光緒元年序。
- (清)王文治,《王夢樓滕王閣序》,民國尚古山房出版。
- (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上海:廣智書局,1949。
- (清)王文治,《夢樓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450。
- (清)王文治,〈行書詩卷〉,《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10春季拍賣會——宋元明清法書墨蹟(北京)》」<http://www.cguardian.com/tabid/77/Default.aspx?oid=471074>,檢索日期:2015年1月16日。
-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清)朱方增,《求聞過齋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08。
- (清)吳升,《大觀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1992年,冊8。
- (清)吳修,《青霞館論畫絕句一百首》,收入《美術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36,續集第六集。
- (清)李放,《皇清書史》,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1989,冊99。
- (清)李鴻裔,〈行書論書畫碑帖稿卷〉,《西泠印社2011春拍中國書畫古代作品》<http://www.xlysauc.com/results/2011nianchunpai/11cpgd/2011-07-04/44699.html>,檢索日期:2014年8月14日。
- (清)昭槎,《嘯亭雜錄》,合肥:黃山書社,2008。
- (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269。
-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翁方綱,《粵東金石略》,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袁枚,《小倉山房詩集·中》,臺北:廣文書局,1971。
- (清)高士奇,《江村銷夏錄》,收入《中國書畫全書》,冊7。
- (清)張照,《石渠寶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張鑾,《冬青館集》,民國吳興叢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梁章鉅,《浪跡叢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179。
- (清)畢沅,《靈巖山人詩集》,清嘉慶四年經訓堂刻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陳棨仁,《閩中金石略》,收入賀雲翱、樊桂敏主編《中國華東文獻叢書:華東考古文獻》,北京:學苑出版社,2010。
- (清)章學誠,《(嘉慶)湖北通志檢存稿》,民國劉氏嘉業堂刻章氏遺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舒敦,《批本《隨園詩話》批語》,收入袁枚,《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 (清)慶桂、董誥等修,《高宗純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錢泳,《履園叢話》,收入《筆記小說大觀(二編)》,臺北:新興書局,1978,冊6。
- (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清同治十一年刻光緒十一年增修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 (清)薛叔耘,《庸庵筆記》,上海:掃葉山房書局,19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上諭檔》,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

二、近代論著

三井紀念美術館,《三井紀念美術館藏品圖錄:聽冰閣舊藏碑拓名品展——新町三井家——》,東京:便利堂,2005。

下中邦彥編,《書道全集》,東京:平凡社,1958。

于振蘭,〈晚明文人畫家李流芳扇面繪畫鑒定研究〉,北京: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2。

毛文芳,《圖成行樂:明清文人畫像題詠析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王趙宇,〈康熙皇帝寵幸而成的收藏家宋犖〉,《藝術市場》,2006年9期,頁75。

何傳馨,〈故宮藏《定武蘭亭真本》(柯九思舊藏本)及相關問題〉,收入華人德、白謙慎編,《蘭亭論集》,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頁331-344。

何碧琪,〈對《十七帖》版本系統的思考——兼論文物館本及書寫範本等問題(未刊稿)〉,揚州:書寫的歷史與現狀——2014(揚州)高層書法論壇文集,2014年12月26-30日,頁203-221。

宋路霞,《百年收藏:20世紀中國民間收藏風雲錄》,臺北:聯經出版社,2005。

侯米玲,〈畢沅與畢瀧的書畫船〉,《史物論壇》,2011年13期,頁25-63。

故宮博物院編,《蘭亭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

昭和蘭亭紀念會編集,《昭和蘭亭紀念展圖錄》,東京:昭和蘭亭紀念會 五島美術館,1973。

范金民、胡阿祥主編,《江南地域文化的歷史演進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13。

- 徐邦達，《故宮博物院藏寶錄》，香港：三聯書店，1985。
- 張宏生，〈雍乾詞壇對陳維崧的接受〉，《中國文化研究學報》，57期（2013.7），頁205-221。
- 張彬，〈吳榮光及其《辛丑銷夏記》概覽〉，《中華文史網》<http://www.historychina.net/qsyj/ztyj/ztyjzz/2006-10-26/24342.shtml>，檢索日期：2015年1月15日。
- 梅原龍三郎等，《文人畫粹編：中國編·1·王維》，東京：中央公論社，1970。
- 莫家良，〈畢沅幕府書蹟管窺〉，《書法叢刊》，2011年4期，頁66-85。
- 郭成康，《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臺北：雲龍出版社，2003。
- 陳雅飛，〈太倉藏家畢灝初探（上、下）〉，《收藏家》，2011年2、3期，頁19-27、25-32。
- 陳雅飛，〈科場·幕府·經訓堂——畢沅與王文治的翰墨緣（上、下）〉，《典藏古美術》，2011年223、224期，頁186-193、244-253。
- 陳雅飛，〈畢沅、畢灝家世生平考〉，《歷史檔案》，2011年3期，頁51-59。
- 陳雅飛，〈畢沅書畫收藏芻議（上、下）〉，《榮寶齋》，2011年5、7期，頁220-233、224-235。
- 程耀明，〈清季權臣和坤被抄家產初探〉，《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1期，頁18-23、37。
- 劉迪，2009，〈《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4期，頁94-100。
- 劉宗誠，〈無極縣宰黃可潤居宦數事〉，《福建史志（1993）》，收於《福建省情資料庫網站》<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58&index=206&>，檢索日期：2014年7月17日。
- 鄭午昌，《中國畫學全史（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鍾銀蘭編，《中國鑒藏家印鑒大全（上）》，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
- 鞠九江、周益，〈和坤抄家清單驚現江蘇〉，2007年12期，頁59-61。
- 蘭亭墨跡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蘭亭墨蹟彙編》，北京：北京社出版，1987。
- 〈高州縣誌——高州碑刻〉，《高州文藝網》<http://wenlian.gaozhou.gov.cn/htm/0620111202161635.shtml>，檢索日期：2014年7月17日。
-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線上閱覽系統》<http://pds.lib.harvard.edu/pds/view/10392979?n=3&printThumbnails=no>，檢索日期：2014年8月21日。
- 仲威，〈上海圖書館善本碑帖點將錄〉，《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66/40469/4497427.html>，檢索日期：2014年8月12日。
- 黃康，〈一個文化釘子戶的最後堅持——胡寶林與他的書畫博物館〉，《中國經營報》（北京：2010年3月6日），轉載於《新浪財經》<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306/12277513193.shtml>，檢索日期：2014年5月21日。

電白縣文廣新局，〈電白縣文物保護之溫泉石刻（發佈時間：2010年8月3日）〉，《電白區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dianbai.gov.cn/front/third/999347_4028812a28aa85100128aa.html，檢索日期：2014年7月17日。

咖啡，〈清初詩人陳宗石〉，《咖啡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a91f7b72010187jz.html，檢索日期：2014年1月7日。

放下齋，〈王文治紀聞錄〉，《放下齋_百度空間》<http://hi.baidu.com/myxibu/item>，檢索日期：2014年8月12日。

Chen Huai'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ion and the Jiaqing Emperor's Third Edition of *Midian Zhulin Shiqu Baoji*

He Yan-chiuan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Focus on the Qing court collection has almost always been on the Qianlong reign, with that of the Jiaqing emperor (r. 1796-1820) being mostly overlooked. The third edition of *Midian zhulin Shiqu baoji*, completed in 1816, not only includes a supplement of omitted works but also new additions to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under the Jiaqing emperor. With more than 2,000 works, this edition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art collecting enterprise of the Jiaqing emperor. After Jiaqing ascended the throne, one of the first tasks he initiated was to abolish Chen Huai's post as Jiangxi Surveillance Commissioner, and in the first month of his fourth year on the throne, after Qianlong had died, he began prosecuting his father's favored but corrupt official Heshen while settling accounts with the estate of Bi Yuan, who had already passed away. Residences of the three were searched and possessions confiscated by the state, the ones from Bi Yuan being the most abundant. Masterpiece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imperial catalogue represent not only those from Bi Yuan and his brother Bi Long, but also important pieces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Chen Huai and Heshen. The Bi family was of considerable renown for its scholarly achievements, while Heshen was limited by his lack of information. Chen Huai, however, was a person of some substance who has seen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the study of his collection representing a gap in the history of collecti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ocus of the present study therefore is on Chen Huai's collection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an attempt to recreate an outline of the Chen family holdings. As such, Chen Huai and the Bi brothers emerge as the premier collectors of their time, serving as driving forces among private collectors in the latter Qianlong period. Research in the present study not only analyzes the sources behind the Jia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but it also reexamines the contributions and status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 the Chen family collection, filling a lacuna in the history of collecting at the time.

Keywords: Qing Renzong, Jiaqing emperor, Chen Huai, *Shiqu baoji*, *Midian zhuli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collections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圖 1 宋 米友仁 瀟湘奇觀圖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 東晉 王羲之 定武蘭亭真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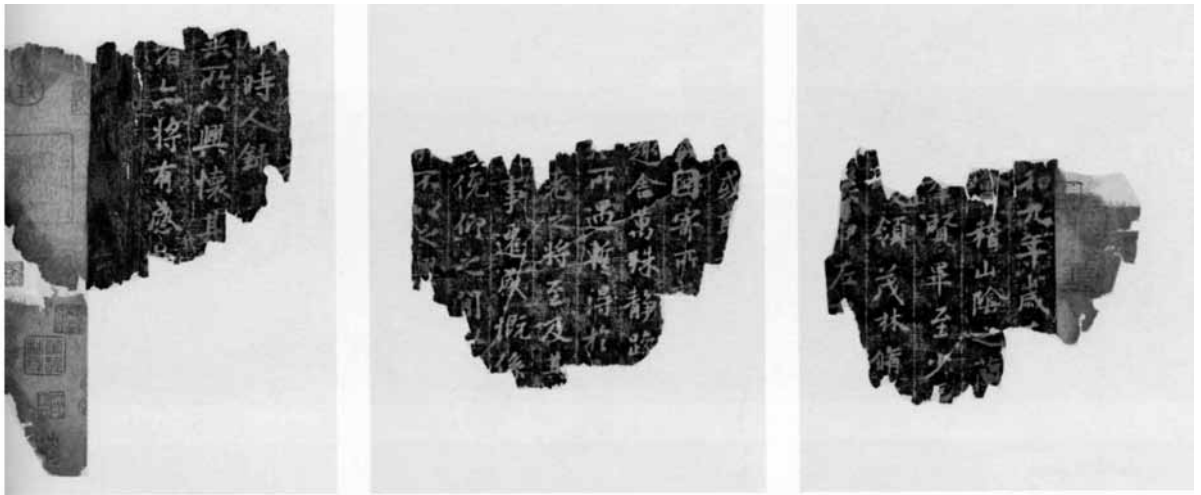


圖3 東晉 王羲之 宋拓定武蘭亭序（獨孤長老本） 火燒殘本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蘭亭圖典》



圖4 東晉 王羲之 宋拓開皇本蘭亭序卷 三井美術館藏
取自《三井紀念美術館藏品圖錄：聽冰閣舊藏碑拓名品展——新町三井家——》



圖5 清 王文治為陸恭（謹庭）題跋〈開皇本蘭亭〉拓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 董其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 取自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線上閱覽系統



圖7 元 王淵 月夜梨香圖軸 私人收藏 取自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04中國古代書畫秋季拍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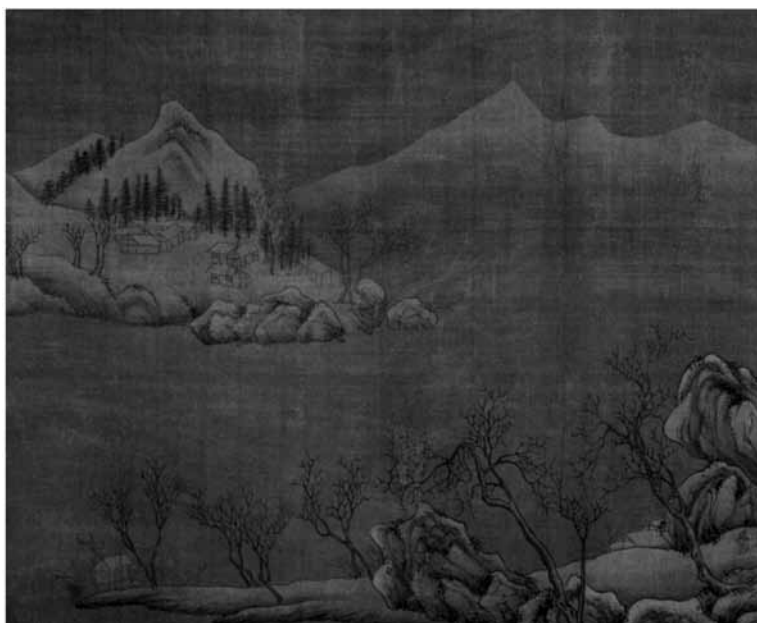


圖8 傳唐 王維 江山霽雪圖(局部) 日本京都小川家藏 取自《文人畫粹編：中國編·1·王維》



陳准



陳准審鑒



陳准望之氏一字葯洲



陳准印



陳准曾觀



陳



陳



湖海樓



湖海樓書畫印



夢禪室



夢禪室鑒



商邱陳准



商邱陳准收藏書畫



商邱陳准書畫之印



商邱陳氏書畫印



商邱陳氏圖書



葯洲



葯洲



雲煙過眼

圖9 陳准書畫收藏用印 取自《中國鑒藏家印鑒大全·上》



圖 10 漢 西嶽華山碑（長垣本） 宋拓剪裝本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取自《書道全集》



圖 11 唐 歐陽詢 四歐堂本化度寺碑 上海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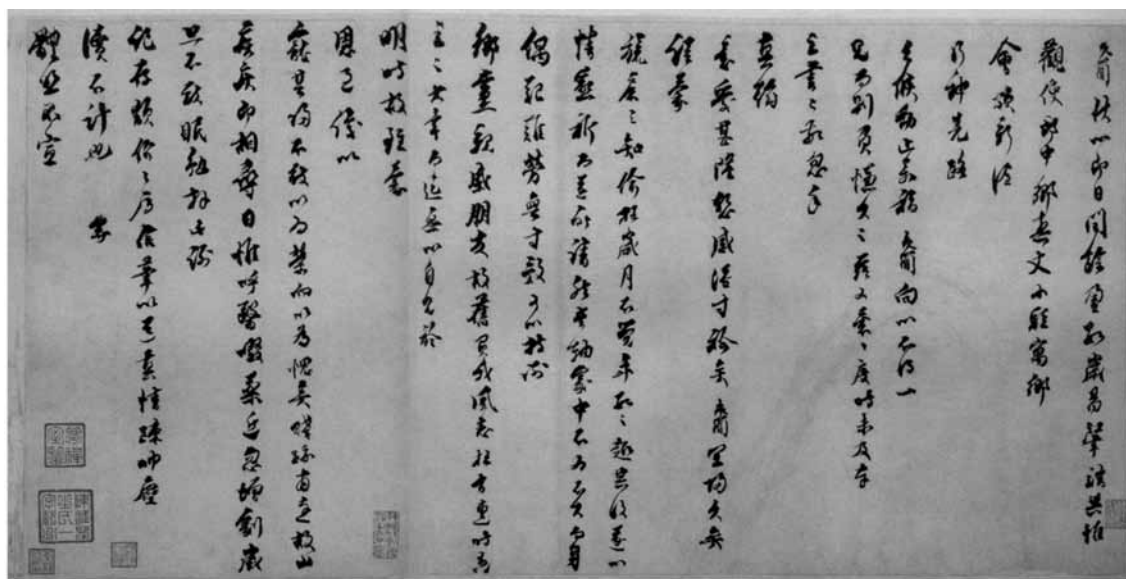


圖 12 宋 喬行簡 閏餘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